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5 年 8 月 28 日

第 108 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IPDC)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CPS)

過程哲學和中國智慧 可以為生態文明做出殊勝的貢獻

樊美筠

【編者按】2025 年 7 月 2 日，“有機過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 18 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在浙江師範大學隆重開幕。浙江師範大學副校長張建珍，美國著名過程哲學家、美國裏昂大學前代理校長保羅·布伯，美國印第安納州戈中學院機構研究與評估主任賈斯汀·海因策克爾教授，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院主任韓允禎博士，韓國“綠色韓國”項目負責人金永竣，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院研究員樸晶恩，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通識教育學院院長郭海鵬，廣州南方學院博雅學院“銀發教授”楊富斌，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楊麗，金華市委黨校副校長席祎靜，浙師大馬克思主義學院王錕院長，部分高校代表和學者 90 餘人出席了開幕式。開幕式上，張建珍副校長，布伯教授和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共同創始人樊美筠分別致辭。現將樊美筠博士的視頻致辭刊發于此，以饗讀者。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參加“有機過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 18 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感謝浙江師範大學為我們提供這樣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學術空間，讓我們得以在具有“千年文脈”歷史底蘊的金華沉心靜氣，開啓一場跨文化的思想對

話。感謝王錕院長及其團隊為活動的成功舉辦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六十多年前，當過程哲學仍被西方學界邊緣化時，過程哲學的第三代傳人小約翰·柯布先生毅然選擇了懷

本期要目

- ◆ 過程哲學和中國智慧可以為生態文明做出殊勝的貢獻 01
- ◆ 論過程哲學別具一格的宇宙觀與生命觀 03
- ◆ 跨文化視域下的過程哲學與生態文明建設 09
- ◆ 探索生態文明時代生態企業的偉大使命 12
- ◆ 給每個人一個機會 15
- ◆ 流光——再憶柯布院士 17
- ◆ “地形情結”：借山依水的交匯 18
- ◆ 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19



特海。因為他深知：“是理念，而非技術，決定未來”。換言之，不是 AI 或任何高科技，而是觀念，決定了人類文明的走向。他堅信，在一個日益分裂的世界裏，我們急需一種新的整合性思維，而懷特海的哲學正是這一整合最有希望的起點。早在三百年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奠定了現代性的理性框架，將人類推向與自然相分離的道路。而今天，在生態危機與文明迷失的當口，我們亟需一種新的理念，一種以“體驗、關係、生成、和諧”為核心的哲學，來引領我們走向一個可持續的未來，創造一種新的偉大文明——生態文明。

在這條探索之路上，中國智慧與過程哲學的相遇，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深層的呼應。兩者雖然根植于不同的文明土壤，却在精神內核上高度共鳴，在現實使命上也相互需要。中國哲學自古主張“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生生之德”、“和實生物”、“和而不同”，重視整體、生成與關係；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則依托當

代科學的最新發展以嚴密邏輯詮釋“存在即生成、關係即實在”，同樣拒斥割裂與靜止。在過程哲學家眼中，宇宙被視為有機整體；其本源即點滴的經驗；無物可獨立存在，關係重于實體；萬物皆有其內在價值；和者生存。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們時代的生態聖賢小約翰·柯布院士看好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傳統哲學與過程哲學兩者并非祇是相似，更是彼此成就：中國哲學需要過程哲學的當代表達，以回應現實挑戰、參與生態文明的建設；而過程哲學也需要東方智慧的滋養，擴展其文化深度與生命厚度。我們相信，當這兩種思想傳統真正相遇時，將激發出一場深刻的文明對話——連接東西、貫通理性與感性、融合科學與精神。

過程哲學和中國智慧相互砥礪、相向而行可以為生態文明做出殊勝的貢獻。這不僅將為生態文明帶來理論之光，也將為整個星球的未來點燃希望的燈塔。

因此，我們今天所參與的，不僅是一場學術會議，更是一場新的文明實驗。願我們在接下來的學習中，在過程哲學與中國智慧的高維碰撞中，激發出思想的火花，生成一幅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的全新圖景。

謝謝大家！



論過程哲學別具一格的宇宙觀與生命觀

金振豹

2025 年 7 月 1 日到 8 日，我和伴侶一起參加了由浙江師範大學主辦的“有機過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 18 屆過程哲學暑期高級研討班。這是我們繼去年差不多同一時間在珠海參加由北師香港浸會大學懷特海研究中心主辦的過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 17 屆過程哲學暑期研討班之後，第二次參加這個每年一度的過程哲學盛會。

一、我為什麼再次參加過程哲學暑期研討班？

我兩次花上七八天時間參加這個活動，可謂對它情有獨鐘。過程哲學認為宇宙的本質並非物質實體，而是純粹的、彼此相關的經驗，是以創造性為第一原則的生生不息的過程。這樣的宇宙觀是對當前主流的物質主義宇宙觀的顛覆，與東方的道家、儒家和佛家傳統可謂異曲同工。

另一方面，它又是完全從西方的科學和哲學傳統當中演化出來的。過程哲學的集大成者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出生比馬克思晚了將近半個世紀。馬克思仍然身處牛頓物理學占主導的時代，而懷特海則生逢電磁理論、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時代。

懷特海不僅是一位哲學家，同時也躋身二十世紀最優秀的數學家 and 邏輯學家行列。他和自己的學生，同為數學家和哲學家的伯特蘭·羅素合著的《數學原理》是數學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在《相對性原理》（1922）一書當中，他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進行了批評並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的相對論。

他在 63 歲從英國倫敦大學教授職位上退休之後，被哈佛大學聘為哲學教授，開始了他在形而上學領域的高產階段。他在哈佛期間所著《科學與近代世

界》（1925）、《過程與實在》（1929）和《觀念的探險》（1933）三本書奠定了過程哲學的基礎。

在《過程與實在》一書的開頭，懷特海毫不含糊地聲稱他所要建構的哲學是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其目的是要“構建一種內在一致的、合乎邏輯的且具有必然性的一般觀念體系。根據這一體系，我們的所有經驗都能夠得到解釋。”

思辨哲學是相對於分析哲學而言的。後者強調對語言本身進行分析，強調形式邏輯，而不探討人類經驗與宇宙本質之間的關係。在分析哲學看來，一切關於宇宙本質的思考都祇是無法檢驗的主觀猜測，沒有意義。如此一來，哲學如果有意義的話，祇剩下對語言本身的研究，或者如維特根斯坦所說，對不可知的保持沉默了。

但是懷特海認為人類不可避免地要對宇宙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進行系統的思考。這麼做不僅是必須的，也是我們根本不可能避免的。

他說，根本不存在獨立的，不需要依托某種宇宙觀加以解釋的“純粹事實”。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眼裏所看到的“事實”，無一不體現了我們自己所持的宇宙觀。我們需要持續地對此進行反思，才不至于活在過時的、僵硬的觀念當中。（*Process and Reality*, PP. 14–15）

懷特海的过程哲學就象是明亮而温暖的陽光，讓精神世界的結構和物質世界的結構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現在我們面前，並讓我們意識到，精神世界的結構和物質世界的結構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當然，這裏的“結構”祇是一種比喻。更確切地說法是“關係”和“過程”。沒有不變的結構，祇有永恒變動和持續展開的關係和過程。

在理解懷特海的过程哲學方面，我意識到自己有比較獨特的一些條件。博士階段對於法哲學的研究，讓我

意識到生命的本質，或者說“人性”是一個在歷史上不斷被重新解釋，並且仍然有待進一步探索的問題。這讓我在這樣一個大多數人恐怕窮其一生都不會去反思的重大課題面前，從一開始就具有了探索的勇氣和開放的意識。

博士畢業之後不久被診斷患有淋巴瘤，則讓我有極大的動力去把這樣一種反思直接付諸實踐。尤其是在接觸到基於道家傳統的冥想方法並體驗到氣的流動和循環帶來身體健康狀態的改善之後，讓我開始進一步去思考身和心之間的關係，以及通過持續深入的冥想練習，身和心的相互轉化究竟可以達到什麼程度這樣的問題。

對氣的體驗到達一定程度以後，就宇宙和生命本質等問題進行高質量的對話和思考會直接激發內在強烈的能量感。這本身即是具有療愈性、整合性和成長性的，甚至可以說對於生命持續保持健康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這次研討班第一天北師香港浸會大學懷特海中心主任郭海鵬教授對懷特海所著《理性的功能》的介紹充分論證了這一點。對此下文還會進一步說明。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再次參加過程哲學暑期研討班。冥想練習要想持續深入，祇研究道家、儒家、佛家傳統，而不跳出這些傳統，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能夠同時適用於各個科學領域的概念框架來打通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的藩籬，是會陷入死胡同的。而過程哲學是我迄今為止能夠找到的致力於解釋人類一切經驗的最開闊、最系統也最嚴謹的哲學體系了。

為了深刻理解和掌握過程哲學，它所運用的那些概念和原則我們不能聽過一遍就完了。哲學的學習和研究不同於具體學科領域，比如物理學、法學的學習和研究。固然，物理學、法學等學科的學習和研究也要求對其概念、理論、原則進行反復品味、揣摩和推敲。然而在這些領域，所要調動的很大程度上祇是頭腦的思維。

但是哲學，尤其是過程哲學要解釋的是人類的一切經驗，包括眼、耳、鼻、舌等所有感官層面的、思想的、審美的和道德、宗教領域的一切經驗。這意味着，在學

習和研究過程哲學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有意識地對自己在所有這些方面的經驗進行更為深入和細致的覺察、考察和反思。而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在這些方面的經驗，我們經驗世界的能力，即得到了轉化和提升。也就是說，我們在思想的、審美的和道德的，乃至眼、耳、鼻、舌的感官感受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轉化和提升。

研討會開始之時，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主任杰伊·邁克丹尼爾教授（Jay McDaniel）在其以視頻形式發來的賀辭當中指出，過程思想讓我們認識到，“整個存在的每一個層面都蘊含着某種生命力、能量，或者說‘氣’。我們並非旁觀者，而是參與者，處在一個不斷生成、彼此交織的巨大生命網絡之中。”而“中國傳統提醒我們，知識不僅是邏輯或抽象推理的結果，更來源於直覺、身體實踐和對天地人之秩序的虔敬感知。”過程思想和中國傳統在這一點上可謂異曲同工。

這意味着，過程哲學的學習和研究與東方的道、儒、釋傳統的學習和研究是一樣的，是一種要求知行合一，並帶來生命持續轉化的修行。我自己十幾年來基於道儒釋傳統的冥想練習帶來的能量體驗讓我對此的感受尤為深刻。對我來說，即便是過程哲學最為基本的概念，比如 actual entity、prehension, concrescence，等等，都需要反復品味、揣摩，與其他學者一起探討、交流。這種充滿智性的探討和交流能夠進一步激發我內在能量的深入。

在這個過程中，交流的對象、場合、環境、氛圍這些因素同樣重要。過程哲學的學習帶來的是生命的轉化，而生命的轉化是通過與他人，與這個世界進行互動才會發生的。它同時也帶來他人與世界的轉化。在哲學的學習當中，不僅知行合一，解釋和轉化也是合一的。

這個研討班的導師團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國內過程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時又匯集了來自其它國家的學者，以及國內不同高校的老師和學生，不同行業的從業者。這是非常難得的學習和探討過程哲學所有相關主題，思考它們對於當今時代的中國及世界的意義及其應用，結識同道，實現自我身心轉化，也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重要場合。



導師團當中，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共同主任、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可以說是 1949 年之後，在中國思想史上再次把懷特海過程哲學引介到中國並使其產生廣泛社會影響的第一人。他和樊美筠博士一道筆路藍縷為“將懷特海帶回家”，為推動中國的過程研究和生態文明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值得指出的是，他們不僅僅是簡單的推介過程哲學，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諸如“第二次啓蒙”、“中國和諧主義”、“中國過程禪”、“熱土教育”、“通人教育”和“道義民主”等許多基於有機過程思維的新概念。導師團的其他導師也都是中國過程研究的翹楚，諸如著有《懷特海與中國哲學的第一次握手》以及《朱熹與懷特海哲學比較研究》的浙江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王銀教授，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通識教育學院院長、懷特海研究中心主任郭海鵬教授，翻譯了懷特海過程哲學的奠基之作《過程與實在》和《懷特海傳》的廣州南方學院博雅學院“銀發教授”楊富斌，以及對過程哲學在教育學上的應用有深入研究的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楊麗教授等。

這次研討會上還有來自美國的過程哲學家、美國裏昂大學前代理校長保羅·布伯（Paul Custodio Bube）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過程哲學與倫理學、法學和生態文明）和美國戈申大學機構研究與評估主任、《有機馬克思主義》一書共同作者賈斯汀·海因策克爾（Justin Heinzekehr）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過程哲學與政治哲學、宗教研究），以及來自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院的韓允禎博士、金永竣博士和樸晶恩博士。三位韓國博士的主要研究領域都是過程哲學和生態文明。

在這次研討會上我還頗為驚喜地遇見了我 2024 年參加美國柯布研究院開設的線上過程思維與實踐證書課程的同學克裏斯·休斯。他是英國人，後來移民加拿大。從 2025 年開始，他成為柯布研究院證書課程負責人。休斯的爺爺在牛津大學教授中國哲學。他父母的童年也都在中國度過。這是他第一次來中國。因為過程哲學而讓自己的家族與中國再續前緣，讓他感到非常開心。

為期八天的研討會一共有三十來個講座和報告，分別涉及過程哲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理性的功能、懷特海關於生命和非生命之關係的看法、過程哲學與朱熹哲學的比較、過程哲學進入中國的歷史、過程哲學與法學、過程哲學與政治學、過程哲學與倫理學、過程哲學與生態文明等主題。

這一期暑期班所涉及的主題比起 2024 年珠海暑期班更為寬廣，尤其是擴展到了法學、政治學、倫理學這些領域。這非常難得。如果下一期暑期班能夠進一步擴展到過程哲學和物理學、生物學、醫學、數學、經濟學、藝術，乃至過程哲學和佛學、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領域，那就更讓人過癮了。

上一期暑期班除了中國學者之外，祇有來自美國的學者。這一期暑期班多了三位來自韓國的學者，讓我們能夠了解到過程哲學在韓國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的接受與應用的情況。這是本期暑期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二、理性的功能

前面提到過，過程哲學的目標是為我們理解人類的一切知識和經驗，包括理解宇宙和生命的本質，提供一個統一的思想框架。它能否實現這個目標當然是需要深入和細致的考察的。不過理解不僅僅祇是頭腦層面的活動。真正的理解需要整個身心參與其中，並帶來整個身心的轉化與發展。

這就涉及理性的功能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從 2013 年初為了自我療愈開始練習冥想時就意識到盡管冥想傳統上與佛教、道教等宗教關係密切，同時也非常注重師承，它應該是可以科學和理性的方式加以研究的。我也下定決心不跟隨任何老師，完全以一種做學問的方式，在親自實踐的基礎上，廣泛閱讀相關資料，不斷深入對冥想的理解。

這種做法與傳統上人們對於冥想的認知大相逕庭。不管是佛家的冥想，還是道家的冥想，人們一般認為冥想是不能運用頭腦的理性功能的，而是要直接感知。

在本次暑期班上，郭海鵬教授所做的題為《理性的功能與中庸之道》的講座，介紹了懷特海於 1929 年出

版的《理性的功能》一書的主要思想，讓我十分興奮。懷特海的這些論述支持了我關於理性對於冥想，對於生命的持續成長和發展來說是不可缺少的這一點的直覺和信念，並且提供了更為深刻的解釋。

懷特海指出，歷史表明，一切事件都有兩種趨勢。一種是自然的緩慢衰退，動力越來越弱。另一種則是生物進化的向上發展趨勢。而理性正是歷史當中的原創性力量的自律。離開了理性的作用，這種原創性力量即會陷于無序。在懷特海看來，理性的功能即是促進生命的藝術（to promote the art of life）。

懷特海認為單單“適者生存”是無法解釋生命的進化的。“適者生存”把生命的發展僅僅看成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變化的結果。祇是動物不僅被動地適應環境，還具有主動改變環境的能力。越高級的動物改造環境的能力越強。在他看來，生命的本質是三重衝動：(i) 活着，(ii) 活得好，(iii) 活得更好。

所以宇宙呈現趨向寂滅（熵增，無序）和趨向躍升（熵減，有序）兩個方面，包含使其能量上升的神秘衝動。這意味着宇宙不是無目的的，而是存在某種目的因。

理性即是對此種使能量上升的目的因的回應。它包括實踐理性和思辨理性兩種。實踐理性祇是為了解決具體的問題，在動物行為中歷經數百萬年演化。思辨理性則出現於大約 6000 年前，隨着希臘邏輯與數學趨於成熟，最終與實踐方法相融。

在懷特海看來，理性的最高任務是構建統一的解釋體系（宇宙論），以整合所有科學與人類經驗。其目的旨在促進進步，而非保持穩定。思辨理性既要服從事實的權威，又要超越現有事實分析，使進步和進化成為可能。

“理性是將熵增轉化為進化的力量，確保宇宙的下行趨勢始終遭遇人類向上攀登的頑強抵抗。”為此，文明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平衡思辨理性與實踐理性，既接納嚴謹探究，又抵制教條主義。

我練習冥想已經將近 13 年，在這個過程中對氣的流動及循環的體驗持續深入。毫無疑問，氣是我們身心

保持平衡和健康的基礎。對氣的流動及循環的體驗持續深入，意味着我們身心不僅能夠持續保持健康，而且身心的整合度會持續提升。

在懷特海的哲學體系當中，宇宙的本質不是任何物質實體，而是“點點滴滴的經驗”。懷特海用“actual entity”一詞來指稱這些經驗。學術界一般翻譯成“現實實有”，而我則傾向於把它翻譯成“動子”，以與“原子”、“電子”、“單子”等同樣代表宇宙基本構成單位的科學和哲學上的概念相對應。

動子有類似於生命的感受能力。甚至可以說，生命之所以有感受能力，正是因為構成它們的動子有感受能力。動子有物質極和意識極，會通過“攝入”其它經驗，尋求自身的滿足，並在這個過程中持續進化。這和道家把“氣”看成是宇宙的本質，并用陰陽學說來解釋氣的運行是相通的。

懷特海和亞裏斯多德一樣，認為存在着推動一切事物，一切現象發展變化的目的因。這個目的因，在我看來與一切動子在本質上為一體，彼此內在有關。此種一體性、彼此內在一開始是作為可能性存在的。使此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性，是一切動子內在的渴望。這個過程會帶來滿足與快樂。它構成了動子不斷攝入其它動子，使自己不斷進化的根本動力。

也就是說，生命是不可能保持一種不變化的穩定狀態的。懷特海對目的因的肯定就意味着存在一種來自宇宙的永恒的召喚。生命要保持健康和活力，就必須要時刻保持對此種召喚的覺察並做出回應。理性的功能，就是對目的因子以覺察和回應，並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分析和判斷，以保持物質極和意識極，也就是身和心的平衡。

因此，以數學為典型例子的分析和判斷的活動祇是理性的一部分功能，而遠遠不是理性的全部。理性更為本質意義上的功能是對存在本身之終極動力的覺察和回應，並引領着所有生命，尤其是作為個體的人類向着實現其生命所有潛能的方向去進化。

《道德經》第 42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和《中庸》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懷特海的上述思想遙相呼應，相得益彰。

在世界各大宗教和精神傳統當中，懷特海對於道家和儒家的了解應該是最陌生的。他也不了解基于道家宇宙觀和生命觀的，以氣的循環爲核心的冥想方法。

但是他從數學切入，在畢生研究西方科學和哲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宇宙觀與道家思想驚人一致，同時又以其思辨理性所特有的清晰佐證和發展了道家思想。當基于內在生命直覺的道家思想得到基于對於自然現象進行全面而深刻之剖析的過程哲學的印證，物質和精神之間的界限被徹底打破，這極大地提振了我們對於生命可以永恒地從生、病、老、死的輪回中解脫出來的信心，從而更加堅定地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三、生態文明是基于過程宇宙觀和生命觀的全新文明形式

這次暑期班上，來自韓國的韓允禎博士的演講“懷特海生命哲學要義：生命性與非生命性的過程性辯證”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生命，而非無生命（lifelessness）才是宇宙的本質。

懷特海在《思維的方式》（1938）一書中駁斥了將生命與無生命截然分開的傳統二元論，認爲即使是沒有生命的事物——如岩石，在其本質上也是由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所構成，會通過長時間與環境的互動朝特定方向進化。生命與無生命并非嚴格分離，而是連續且相互關聯的。生命祇是在自我調節和體驗能力方面更加高級。

如果連岩石都充滿了生命性，那麼，人的身體爲什麼還會趨于衰退、分解和死亡呢？原因恐怕祇有一個，因爲我們沒有足夠深刻地觀察自己和考察人類的知識和精神遺產，并足夠深刻地運用我們的理性，同時以最堅定的勇氣去主張我們經過嚴謹的觀察和分析所形成的理性之判斷。

也是在這次暑期班上，王錕教授在講懷特海與中

國哲學的第一次握手之時，提到中國哲學家張君勱（1887-1969）也非常推崇懷特海，并于1946年去美國拜訪了已經85歲的懷特海（懷特海于1947年去世）。可惜當時懷特海的思維已經變得非常遲鈍了。

這讓我想起了患老年痴呆癥的康德，以及著名的德國法學家萊因荷德·齊佩利烏斯。我翻譯了他三本著作《法學導論》、《法學方法論》和《法哲學》，非常佩服這位極具整合性的當代德國法學大家。祇是當我2019年去德國埃爾朗根拜訪他時，91歲的教授也已經處于思維遲鈍，記憶力嚴重衰退的階段。

我相信走向衰老和死亡不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命運。過程哲學可以說是西方思想史上迄今爲止最爲璀璨的一顆明珠。懷特海以無可辯駁的嚴謹性論證了永恒的創造與進化是宇宙的本質。這與中國的易經、道家和儒家傳統對於宇宙的看法如出一轍。

過程哲學目前最爲主要的應用領域是應對生態危機的生態文明運動。這也是本次研討會的主題之一。會議開始之初，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共同創始人樊美筠博士在通過視頻發來的歡迎辭中指出：

“三百年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奠定了現代性的理性框架，將人類推向與自然相分離的道路。今天，在生態危機與文明迷失的當口，我們亟需一種新的理念，一種以‘體驗、關係、生成、和諧’爲核心的哲學，來引領我們走向一個可持續的未來，創造一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在這條探索之路上，中國傳統哲學與過程哲學的相遇，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深層的呼應。……中國哲學自古主張‘天人合一’、‘生生不息’、‘和而不同’，重視整體、生成與關係；懷特海的过程哲學則以嚴密邏輯詮釋‘存在即生成、關係即實在’，同樣拒斥割裂與靜止。……更重要的是，兩者并非祇是相似，更是彼此成就：中國哲學需要過程哲學的當代表達，以回應現實挑戰、參與生態文明的建設；而過程哲學也需要東方智慧的滋養，擴展其文化深度與生命厚度。”

樊美筠博士的這段評論精辟地揭示了中國傳統文

化與過程哲學之間高度契合的理念、智慧和精神內核，以及彼此之間的互補性，以為生態文明提供哲學根據。不過，人們往往容易把生態文明理解為單純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認為祇是那些其生存環境受到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生態危機直接影響的人，或者那些特別有公益心的環保人士才需要去關心生態文明。而事實上，不管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過程哲學都不祇是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同樣是關於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係，關係到我們對宇宙本質和生命本質的理解。

單從生態的角度來說，固然人和其所處的環境當中的植物、動物、土壤、河流、湖泊、海洋、山川、空氣、陽光構成一個生態系統，我們每個人內部的細胞、微生物、組織液、各個器官、骨骼、毛發等等又何嘗不是一個生態系統？我們內在的生態系統和外在的自然生態系統無疑既相對獨立，又息息相關，構成一個整體。我國儒道傳統的智慧 and 過程哲學的智慧，既適用於外在的生態大系統，也適用於我們內在的生態小系統。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外在的生態大系統本質上是非物質的，而是經驗、關係和相互協作，是以創造性為其根本原則的生生不息的過程，那為什麼我們的身心本身不是如此？

在我看來，要真正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理解過程哲學的智慧，進而理解生態文明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們回到對自我身心的考察，去感受自我身體的非物質性，感受自己內在所有細胞、組織、器官彼此之間自發的協同運作，並通過感受到自己身心天然具備的強大的自我修復、療愈和整合能力來理解宇宙乃是以創造性為第一原則的生生不息的過程這一儒道傳統和過程哲學共同的基礎。

相比較過程哲學，中國的易經、道家和儒家傳統對於宇宙的看法是直接落實到個體的生命觀和生活實踐當中的。中國人在中餐、中醫、氣功、太極、音樂、書法、繪畫、道德習俗乃至教育、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實踐都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和生命觀的直接體現。過程哲學的優勢則是在於它具有整合數學、物理學、生物學、西方宗教和哲學傳統等知識領域的強大思辨

性。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宇宙觀和生命觀是偏向直覺和實踐的，而過程哲學的宇宙觀和生命觀是偏向思辨和理論的。這正是為什麼它們彼此之間具有極強的互補性。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互補性不僅僅是簡單的彼此肯定，也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關係。過程哲學讓儒道傳統的有機宇宙觀和生命觀得到了理性的檢驗和確認，也解決了它們與各個領域的前沿科學發展之間的整合問題。這使得儒道傳統對於生命的肯定和信心得到了理性的強大支持，讓生命的修行如虎添翼。而儒道傳統的實踐性讓過程哲學的理論得以通過具體的生命實踐被進一步修正、完善和發展。任何學問，即便是哲學，如果祇有理論，而不能指導實踐，不能在實踐當中被檢驗，是注定不會有生命力的。

我們可以非常樂觀地預見，當中國幾千年儒道傳統的生命實踐與過程哲學的思辨之光相互輝映，結合這個時代的科學與社會的發展，人類的歷史將開啓一個從個體到整個社會全面覺醒的全新進程。

在這個進程中，每個個體對自我生命的肯定、信心和熱情，以及對個體生命無法孤立發展，而是依賴所有生命相互連接形成的意義之網的認知，將使得謙遜、慈悲、善良、友愛、開放合作、創造進取相對於傲慢、冷漠、恐懼、暴力、仇恨、競爭和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具有更為強大的力量。這才是人類真正和最終的希望之所在。

在此基礎上，人類的一切知識和制度，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數學等科學領域，以及法律、政治、倫理、教育、醫療、藝術、宗教、經濟，包括工業、農業、金融等，也都將被重新理解和重構，共同服務於每一個人類個體和整個人類共同體走向自由、繁榮與和平的神聖事業。

衷心期待着 2026 年的過程哲學暑期研討班的到來。

【作者金振豹，博士，過程療愈師，深圳動子冥想療愈中心創始人。本文系作者參加第 18 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的心得】

跨文化視域下的過程哲學與生態文明建設

——記第 18 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

何 羽

2025 年 7 月 3 日—8 日，“第 18 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在浙江師範大學順利召開。本次研討班由浙江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師範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等單位主辦，北師香港浸會大學懷特海研究中心協辦。與會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包括美國著名過程哲學家、美國裏昂大學前代理校長保羅·布伯教授，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博士，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通識教育學院院長郭海鵬教授，廣州南方學院博雅學院“銀發教授”楊富斌教授，哈爾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楊麗教授，美國印第安納州戈申學院機構研究與評估主任、《有機馬克思主義》一書共同作者賈斯汀·海因策克爾教授，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院主任韓允禎博士，韓國“綠色韓國”項目負責人金永堉博士，浙江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王錕教授等。本次研討班聚焦懷特海過程哲學的理論基石及其對現代性危機的回應，深入探討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生態文明的哲學關聯，為超越工業文明困境、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未來提供了創新性思想資源。

開班儀式上，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主任杰伊·邁克丹尼爾教授通過視頻致辭着重闡述了過程思維方法論的現實意義，特別提倡以人文關懷的視角來審視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共同創始人樊美筠博士在視頻致辭中指出，中國傳統哲學需要過程哲學的當代表達以回應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挑戰，而過程哲學也需要東方智慧的滋養，以生命厚度擴展其文化深度。中國傳統文化哲學與過程哲學的結合并非偶然，它們在精神內核上高度共鳴、彼此需要。她勉勵學員們在接下來的學習與探索中，在過程哲學和中國智慧的高維碰撞中激發出思想的火花，生成一幅全新的具有

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藍圖。隨後，楊富斌教授、王錕教授、海因策克爾教授等多位知名學者先後發言，分享了各自接觸過程哲學的契機、學術歷程及研究心得。閉幕環節，王治河博士對本次開班儀式進行全面總結，強調過程哲學具有持續更新的理論特質，勉勵全體學員在暑期研修期間積極開展學術交流。

一、個人啓迪與倫理應用

保羅·布伯博士在題為“啓發我的一些過程思想”的授課中，以個人哲學發展三階段為綫索闡述了過程思想對他的啓迪：從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孤立理性，到存在主義“我思故我在”的有限認知，最終轉向懷特海與柯布的過程哲學——“我在萬物互構的恒變中成為自身”。通過這一轉變突破分析哲學與邏輯經驗論的理性枷鎖，懷特海與柯布的思辨哲學重新賦予了冒險精神與創造力以哲學地位，擴展了知識的邊界。同時保羅教授亦在中國之行中深化了對儒釋道的理解，強調不同智慧傳統應互補共生，寄望全球協作，共建可持續文明，讓過程思想在多元背景碰撞中煥發生命力。

王治河博士以“過程人生”為主題，闡釋了有機過程哲學對人生的核心啓迪。該哲學作為西方思想史上的顛覆性革命，打破了實體哲學靜態、孤立的宇宙觀，主張宇宙是動態的有機整體，指出個體并非孤立實體，而是關係的產物。相較于實體哲學強調個人主義與外在價值，過程哲學倡導共同體意識、內在價值及對生命責任的擔當。這啓示我們要接納變化與不確定性，深諳萬物互聯互通是宇宙的實相，相互依存是生命的本質。在這個意義上，有機過程哲學幫助我們有效地解釋了為什麼要做好事，為什麼好人有好報。有機過程哲學對萬物互聯互通的強調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有機整體觀、

和諧共生理念深度契合，它為我們應對現代性危機提供了生態文明的實踐方向，倡導在共同體中實現公平、共享的生存方式。

海因策克爾教授圍繞過程倫理學的核心概念，提出將美視為一種形而上學原則，認為美是經驗場合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適應，其倫理框架包含“美”、“自尊”、“愛”、“和平”、“教育”。賈斯汀博士由此引出過程倫理學區別於傳統倫理框架，不同于德性論強調道德主體能力、義務論關注規則或功利主義聚焦結果貢獻，它兼顧每個現實場合的獨特價值與整體和諧。在實際應用上，該理論主張通過教育解決衝突，缺乏教育會導致“麻木”和“暴力”，而“偉大感是道德的基礎”。因此，實踐中需承認衝突的必然性，以建設性方式回應，整合多元局部真理。

二、過程哲學理論基礎

楊富斌教授系統闡釋了過程哲學的基本特徵和基本原理，強調其以過程性與關係性為總特徵的根本世界觀。過程哲學認為世界并非由靜態實體構成，而是由動態的“現實存在”組成的持續生成過程，萬物皆處於流變之中，同時所有存在均內在關聯，形成有機整體，關係決定本質，而非相反。基于此，過程哲學提出相互關聯的基本原理體系，包含過程原理、相關性原理、創造性原理、攝入原理等，各個原理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從不同方面說明宇宙的過程性和聯系性。過程哲學為現代科學提供了新視角，重新評估了實在、時間和價值的傳統概念，倡導立足當下、包容多元的生態倫理觀。

韓允禎博士基于懷特海過程哲學系統，闡釋了“生命與無生命連續體”的核心思想。他指出懷特海批判牛頓式機械自然觀，即將自然簡化為可測量的靜態物質集合，主張現實本質是動態過程，所有存在均作為實際實體，通過攝入與環境持續互動，形成以價值提升為內在目的的創造性演化，懷特海曾寫道：“自然界充滿了血液”，旨在說明所有實體或者生物都在運動。在實踐層面，韓博士提出“關愛事物”的生態倫理，主張改變二元論，將生命與無生命視為一個連續體，消除人類與自然的鴻溝。唯有承認人與自然、生命與無生

命的整體關聯屬性，才能實現真正的生態轉型。

楊麗教授在“現實實有”之思講座中聚焦懷特海的“現實實有”，指出懷特海的“現實存在”其本質是剝那生滅的“點滴經驗”，而非傳統實體哲學中恒定不變的物體，日常生活中的可見物被定義為由無數現實存在通過“攝入”關係聚合而成的“集合體”。現實存在以“生成即消亡”為根本特徵，這一過程通過“攝入”實現，即主體以“感受”形式吸納其他現實存在的客體材料，并賦予獨特的主體形式，形成復合的經驗統一體的過程。由此，現實存在打破主客二元對立，自然界通過攝入成為經驗的一部分，揭示萬物互聯性，所有存在構成動態互聯的“命運共同體”，徹底重構了以靜態實體為基礎的形而上學框架。

三、生態文明理論與實踐

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院樸晶恩博士的授課圍繞“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生態文明”展開。他指出，現代性以機械論、物質主義世界觀為核心，將自然視為被動資源，社會淪為原子化個體的集合。而建構性後現代主義強調事件、關係和過程，主張所有實體的互聯性與內在價值，倡導自下而上的社區治理與本地化經濟，反對自然剝削。走向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為中國提供了“第三條道路”，以生態思維重構倫理、政治與經濟。通過援引儒家“和諧”觀、道家“道法自然”及韓國學者“人與自然共生”的美學補充，強調需融匯東亞智慧。最終樸博士呼吁全球協作，共築尊重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體系，以邁向可持續未來。

金永竣博士提出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個人體驗和社會實踐的共同作用，其核心在于承認萬物內在的連接性，即懷特海所說的“永恒客體的普遍團結”。在個人層面強調共生和自創生的辯證統一，主張以少而精的核心理念替代碎片化的現代知識灌輸式教育，激發對生命本質的浪漫體悟和探索喜悅。同時金博士聚焦法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關鍵作用，指出在過去歷史中科學和法律曾將公共資源轉化為資本，而現在也能利用法律將資本轉為公共資源。生態文明是動態的共同創造，發軔于浪漫覺醒，落地為務實合作的集體實踐，其本質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聯結敘事。

王治河博士從生態文明視角提出對現代工業化膳食模式的批判，呼吁建立後現代飲食哲學。其研究指出，以高熱量、高脂肪、高糖、高鹽以及深度加工為顯著特徵的現代工業化膳食模式，不僅引發嚴峻的公眾健康問題，更對全球生態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通過剖析工業化膳食模式對自然規律的背離以及其與階級壓迫、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複雜關聯，王治河博士進一步提出後現代飲食哲學的四大核心原則：提升食物為哲學對象，打破西方感官等級制；強調食物與人的互成關係，每一口食糧皆聯結自然、社會與文化；倡導食物行動主義，以飲食選擇推動生態公正；融匯中國特色，依托中國傳統“五谷為養，藥食同源”智慧及生態文明實踐，構建舌尖上的可持續未來。

四、中西哲學比較與歷史對話

王錕教授以“《朱熹與懷特海哲學比較》概覽”為題，向學員介紹該書的主要內容，旨在比較中國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與西方過程哲學家懷特海的思想。研究基于方東美關於有機主義比較的觀點，並繼承眾多中西學者的成果，採用“相互照明”的平等對話方法，以懷特海哲學為鏡揭示朱熹哲學的有機性、整體性、過程性、生命性和重德性特質。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系統比較了二者在哲學體系構建歷程、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上的異同，下篇深入比較了五組核心範疇。最終，以懷特海哲學為鏡，開顯出朱熹獨特的“萬物一體”生生哲學，強調世界是相互依賴、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人在參與萬物化育中實現價值，並受二者啟發提出統攝“生態、心態、政態”的“一道三態說”，以回應時代問題。

郭海鵬教授系統闡釋懷特海《理性的功能》與中國傳統中庸之道的哲學聯系。歷史存在兩種相反趨勢：一種是物理自然展示的緩慢衰敗導向無序的下降趨勢；另一種是生命活動體現的不斷進化導向有序的上升趨勢。在此背景下，理性的功能被定義為促進生命藝術，是推動生命向上演化的核心力量，是指導生命主動改造環境的攻擊性實踐。理性具有柏拉圖式的抽象、理論性和尤利西斯式的務實性，二者協同驅動生命發展。懷特海進一步剖析理性的本質，即實踐理性與思辨理性，

強調理性是推動進步、超越局限並追尋終極真理的創造性力量。這一思想既呼應其《科學與現代世界》對科學唯物論的批判及《過程與實在》對思辨哲學的辯護，更契合《易經》“陰陽”“乾坤”變化和《中庸》的“中和”，揭示宇宙內在的自我規範能力，為理解生命與宇宙關係提供跨文化視角。

王錕教授還以“懷特海過程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第一次握手”為題，通過探索懷特海與其中國弟子們的學術因緣，系統闡釋 20 世紀初中西哲學交融的重要歷程。懷特海提出有機哲學與過程哲學，逆反西方反形而上學潮流，並指出其思想更貼近中印傳統，被譽為“東西方思想融合的鋪路者”。憑借溝通東西方的獨特氣質，他在哈佛任教期間吸引賀麟等中國留學生，通過課程與周末學術沙龍建立深厚師生關係，中國弟子積極引介懷氏思想。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的賀麟“新心學”、方東美“機體主義”、謝扶雅“中和神學”等理論創新，均植根于此番思想對話。這段歷史充分印證，懷特海與中國哲學的深度契合，是理解中國哲學現代轉型不可繞過的篇章，為在場學員帶來一場貫通東西方思想脈絡的深度探索。

五、青年論壇

青年論壇中，與會青年學者從哲學、教育學、生態學及藝術療愈等多維度，深入探索懷特海過程哲學與中國傳統智慧、馬克思主義的對話融合及其現實應用。

在教育創新領域，青年學者們聚焦懷特海過程哲學的啟示：哈爾濱師範大學博士張旺探討將藝術療愈融入高中美術課程，以促進學生心理健康與人格完善的可行路徑；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劉超分析普遍性與情境性教學原則的辯證統一，強調通過“教育節奏”實現動態平衡；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陳靖如主張教育應超越孤立靜態的思維，轉向動態的“有機組織”；河北師範大學博士徐家喻聚焦懷特海自然觀，闡釋其現代價值；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沈文悅提出將教育三階段理論應用于中小學英語寫作教學，倡導從興趣激發到自由表達的漸進路徑；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吉如意則強調“激發自我發展”的教育目的論在研究生培養中的意義；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張博從哲學基礎、理論內涵、現實任務等方面對馬克思和懷特海的教育目的論進行

比較，以期為教育事業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在生態哲學層面，青年學者們揭示了懷特海有機哲學與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在批判主客二分、強調萬物互聯共生上的深刻共鳴，主張汲取三方智慧重塑認知範式、推動過程哲學走向實踐并培育生態倫理。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吳燚盛則闡述了生態後現代主義以“有機整體性”為核心構建多層共同體的願景；河北師範大學博士梁弘毅聚焦馬克思主義視域下過程哲學與中國生態智慧的對話，探尋融合古今中西智慧的創新路徑；浙江師範大學碩士何羽提出融合二者可為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困境，為構建生態文明提供“第三條路徑”；浙江師範大學碩士魏志霞、一團火與滿天星生態文明與鄉村振興公益協會（籌）創始人錢健幫、深圳動子冥想療愈中心創始人金振豹更將論壇延伸至和平發展、社交禮儀、儒道文化等領域。

論壇還展開了深刻的哲學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盧怡挖掘謝林與懷特海哲學中共通的內在自然主體性觀，挑戰將自然視為純粹客體的傳統認知；浙江師範大學碩士郭泉玉通過比較萊布尼茨“單子”、懷特海“永恒客體”與朱熹“理”，揭示了中西哲學對“超越性實在”理解的根本差異。

此次第 18 屆過程哲學暑期班以跨文化視野打通哲學理論與現實關切，深化了對懷特海過程哲學有機性、創造性與關係性本質的理解，更揭示了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共鳴。通過探索生態文明的建設路徑與過程思想的倫理實踐，學者們共同勾勒出一條超越機械論世界觀、邁向萬物互聯共生的未來之路，為構建以尊重生命內在價值為核心的全球生態共同體注入思想動能。

（作者何羽，浙江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探索生態文明時代生態企業的偉大使命

——記首屆生態企業家大會北京分會

王一凡 廖鵬程

2025 年 7 月 13 日，首屆生態企業家大會北京分會於大興區成功召開。作為繼 6 月第 18 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首屆生態企業家大會及 7 月 1 日金華會議後的重要延續，本次會議匯聚了來自京津冀等地區的三十餘位生態企業家、哲學學者及生態生活踐行者，旨在探索生態文明時代生態企業的偉大使命，深化對生態文明時代企業角色與責任的認知，搭建思想碰撞與實踐合作的平臺。會議由全球青年創新領袖共同體促進會副會長王薇與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教授聯合主持。開幕式上，特別播放了已故小約翰·柯布院士生前錄制的視頻寄語，以及大衛·施沃倫博士的視頻致辭，為大會拉開序幕。

會議核心聚焦於一個緊迫的時代命題：在工業文明積弊深重、生態與生存危機凸顯的當下，企業如何超越舊有範式，肩負起建設生態文明的新使命？與會專家從哲學根基、倫理批判、實踐路徑和未來展望等多個維度，展開了深入探討，勾勒出一幅生態文明時代生態企業發展的新圖景。

一、超越與重構：企業使命的哲學奠基

王治河教授作為大會發起人之一，率先為“生態企業家”正名立心。他深刻指出，工業文明下企業“傷天害人”的逐利模式已難以為繼，生態文明則代表着一種“肯定生命的厚道文明”，要求厚待自然、厚待他人、

厚待自身。基于此，生態企業家的核心使命應是“護天庇人”。他將生態企業家定義為“心系有情衆生，以創建生態文明為使命、以財發身、以財成人的厚道變革者”。王教授特別強調了思維與語言變革的重要性，呼吁摒棄工業化的僵化用語，擁抱體現人與自然價值的“有機語言”，因為語言的革新是思維轉變的關鍵，具有創造美好現實的力量。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院資深教授劉孝廷則從文明存續的宏大視角發出警示。他指出，人類已處於“人類世晚期”，工業文明帶來的生態與生存危機迫使我們必須在有限的窗口期（可能僅100–200年）實現文明的“未來化”轉向——一種基于生態完整性的新文明形態。這要求企業完成三個維度的深刻轉變：從現代性轉向未來性、從物質性轉向精神性、從存在論轉向生存論。劉教授提出了支撐“未來化”的三大價值支柱——“未時論”（前瞻思維）、“未看論”（新視角）、“未加論”（增量思維），並強調企業作為“社會生產者”，必須成為這場文明轉向的先行軍，以深刻的哲學思想引領實踐進程。

二、批判與革新：直面現實困境與倫理挑戰

鄭州大學鄺平教授將犀利的目光投向企業實踐中存在的“漂綠行為”（虛假環保宣傳）。她尖銳地指出，這種行為絕非簡單的商業欺詐，其根源在於對人類整體生存危機的深度漠視，是一種深層的倫理危機。傳統倫理學難以徹底解決此頑疾，因其觸及更根本的“對生存權的漠視”。為此，鄺平教授提出了“應急倫理”（非常規倫理）框架，主張通過“共存論”實現倫理變革，具體路徑包括在企業內部大力推動道德文化建設，在外部則需強化政策法規監管、提升公眾環保意識與監督能力，形成合力根治“漂綠”毒瘤。

三、路徑與展望：從理念到行動的多元探索

實踐層面，企業家與學者們分享了具體的探索方向。太古教育集團董事長丁宏偉介紹了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下，依托嵩山獨特自然與文化資源建設國家級自然教育基地的規劃。他強調，自然教育是實現生態

文明的關鍵橋梁，嵩山基地將以博物教育為核心，致力於培養公眾，尤其是兒童的生態保護意識，並展望將其發展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生態教育平臺。

《企業家》雜誌主編孫慶生則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深刻反思當下“逐私欲”發展模式引發的環境惡化、精神焦慮與生育低迷等連鎖危機。他倡導回歸“循天理、去私欲”的文化根脈，秉持“天地萬物一體”的宇宙觀，視地球為家園。他以“梨樹開花蜂做蜜”的自然和諧景象，生動詮釋了“義者，利之和也”的真諦，指出人類唯有像杏樹與蜜蜂般循天理而行，與自然和諧共生，方能構建萬物天堂，否則終將墮入地獄。實現“以保障後代福祉的發心謀當代福祉”，關鍵在於“反求諸己循天理、修己安人安天下”。

加拿大獨立學者吳祖洪則從國際認可的角度，探討了生態文明獲得世界級關注的潛力。他分析了諾貝爾獎評選注重“復雜思想通俗化”和“帶來實際人類福祉”的潛在規則，並梳理了1970–2021年間與生態/環境直接相關的6個諾貝爾獎案例，論證了該領域正是諾獎的關注熱點。吳祖洪對中國引領生態文明並爭取諾獎表達了積極展望，認為中國具備基礎與機遇，應主動以諾獎標準指導相關研究，加強國際傳播與影響力建設，力爭在未來五年內實現因生態文明領域的卓越貢獻而獲得諾獎的目標。

四、根基與升華：文明視野與心性覺醒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強乃社先生深入探討了構建中國式生態企業哲學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國正超越西方地方性的現代性知識，致力於將自身豐厚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生活相融合，開創獨特的生態文明道路。西方哲學過度張揚人的主體性，導致人與自然極端對立；而中國的成功現代化必須植根於適應自身文化根基的新哲學建構。他特別指出，王治河教授等學者從懷特海有機過程哲學發展出的“有機馬克思主義”，是目前對中國發展最友好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強乃社解讀本次大會提出的“生態”理念，其核心在於“基于生態的精神做企業”，強調生命意義上天、地、人的深層和諧，而非簡單的綠色產業標籤或人文管理技巧。在全球化背

景下，統貫西方哲學、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學術工作至關重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話語承擔此重任時，需特別注意避免對“權力”與“資本”概念的簡單污名化，應積極引導資本向善，方能孕育健康的生態企業哲學。他形象地將生態企業家的任務概括為：致力於讓社會民眾“吃得下、睡得着、想得開、多生娃”，追求有限度的真善美，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充分發揮中國式現代化固有的包容性。

一耽學堂創始人逢飛基于二十餘年傳統文化社會實踐的觀察分享洞見。他認為當前正處於“文明更換前期”，精神資源面臨巨大變動。我們身處一個“非古非今、非中非西”的大變局時代，保持學術話語的獨立性、避免理論過度編織、為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留出恰切的表達空間至關重要。他引用托爾斯泰的預見，認為中國的使命不僅在於自身解脫，更在於為世界文明轉型指明出路，成為這一轉化期的“大道場”，從世界制造工廠轉變為世界精神與文明的“加工廠”。逢飛特別強調了重新理解“種地”的深層生命意義。在城鄉人心普遍不安、傳統農耕情感紐帶斷裂的當下，重返土地的意義需要靠切身的實踐體悟（而非觀念推演），通過身體力行的勞作來深化對“修身”的理解，獲得真切的“體知”，如此方能避免成為“有知識的無知者”，盲目應對複雜問題。

中共中央黨校張孝德教授則從更高維的文明視野展開論述。他回顧歷史，指出西方所謂“黑暗的中世紀”實為其學習中國（農耕）文明未竟的時期，其後轉向自身道路的“覺醒”（文藝復興等）歷程，為今日中國的“復興”提供了歷史鏡鑒。張教授認為，中華文明最寶貴的財富並非具體的傳統文化內容，而是一種“高維世界觀”——“龍觀天下”的天下觀。它超越了西方源于游牧文化的叢林法則、領地意識及後續的人權觀念，運用“相生相克”的五行智慧，不排斥異己，而是站在更高維度包容涵化。中華文明追求人超越凡俗成為聖賢神仙，遵循眾生平等的更高倫理，這種“命運共同體”意識已存續千年。

他指出東西方生命觀的本質差異：西方以腦為生

命中樞（驅動科技與 AI 發展），而東方以心為主宰（AI 無法模仿真心智慧），當前人類卻陷入“心腦顛倒”的迷局。張教授深刻揭示，“環境危機”祇是表象，按西醫思維的描述，工業文明造成的最大危機實為“人心危機”——人心污染才是外部污染的源頭！21 世紀危機的解決，本質是“人的覺醒”，始於“讓心做主”。他呼吁升級“生態文明”內涵：不能僅著眼於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回歸“心法”，建設支撐生態文明的新經濟體系——“命本經濟”。這要求企業家群體深刻覺醒與自我悔過：審視所獲利潤是否真正承擔了應有的環境與生命成本？現有的“合理合法”往往祇是符合工業文明的畸形核算體系！未來的事業必須做到“生命友好、社會友好、家庭友好、環境友好”。終極目標在於構建一個讓生命崇高、生活幸福、社會和諧、環境美好的命運共同體，而非以犧牲生命（“命”）為代價換取所謂發展。

五、結語：邁向共生的未來

首屆生態企業家大會（北京）會議的成功舉辦，不僅為相關領域的精英搭建了深度交流的平臺，更在思想層面凝聚了共識，指明了方向。與會專家深刻剖析了工業文明的危機根源，批判了舊有發展模式的弊端，並從哲學高度重構了生態企業的使命與價值，提出了“有機語言”、“未來化”、“應急倫理”、“命本經濟”等關鍵理念。會議尤其強調了心性覺醒、回歸文化根基、融合東西方智慧以及超越二元對立思維的重要性。共識在於，生態文明的建設絕非簡單的環保行動，而是一場涉及經濟模式、倫理觀念、價值取向乃至文明形態的深刻變革。企業家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其覺醒與轉型至關重要。各方堅信，在理念引領與實踐探索的雙輪驅動下，凝聚合力，生態文明建設必將取得豐碩成果，為人類開創一個與自然和諧共生、更加美好的未來。

（作者王一凡，東莞泰威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
廖鵬程，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生）

給每個人一個機會

【美】大衛·施沃倫 吳祖洪譯

你越徹底了解自己，就越有可能做出公正、客觀的決定。

——大衛·施沃倫

記者：甘地說過：精神行為其實是最實際的，這句話如何體現在您《有意識的全球主義》一書中？

大衛：不具實踐性的思想或行為是不值得追求的，因其不會帶來建設性的成果。所有真正的精神思想終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我在那本書中探討了精神規律和原則與社會責任商業實踐之間的高度一致性。其關鍵在於構成精神的基本概念，即我們都是一體的，所以應該彼此善待。宇宙中其實祇有一種力量存在——那就是上帝，我們全都是這種統一力量的一部分。所以，您為別人所做的，

其實就是您爲自己所做的；您未能爲別人做的，您也無法爲自己做。

備受尊重的雇員有更多的動力、生產力和創造力，他們願意加班。被善待的顧客更加忠誠，供應商更加合作。公司所在社區更加支持，對環境敏感的企業可能會找到其所需的豐盛資源。這些優勢不僅強化了企業的整體業績，最終也使公司的投資者獲益，大家都是贏家。

記者：您說全球化無法解決每個國家的經濟問題，
您能告訴我原因嗎？

大衛：全球化的主要基礎是開放邊疆和自由貿易。但這未必是每個國家的最佳解決方案。發展中國家在其工業能够具備競爭力之前，可能需要採取更多的保護政策。所以他們會限制貿易并補貼尚不成熟的產業。

其實沒有哪個國家能完全避免貿易限制。在這種意義上說，每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制約着全球化。

全球化確實帶來許多好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貧困有所減少——可是一些國家可能更多關心生活質量和可持續性問題，而非眼前的物質利益。例如，不丹已做出一個有意識的決定，即關心國內幸福總值（GDH），而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在過去 50 多年裏，許多國家的 GDP 增長了幾倍，但這些國家的民衆滿意度並沒有同步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却在加大，因為全球化回報了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和有技能的人，却懲罰了那些資格匱乏者。因此，您的全球化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您的目的，





以及在此過程中您是受益者或受損者。

此外，還有一股新的運動正在興起，提倡自給自足的“地方生活經濟”運動，並將其視為應對全球化的更優選擇。他們認為全球化所強調的經濟增長給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保持貿易地方化能夠將環境壓力降至最低。農業產品和其他物資不必經過遠程運輸，從而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進而減緩全球變暖。

記者：資本主義何以是有意識的？

大衛：資本主義——一種以資源的私人擁有和自由的競爭市場為基礎的一種經濟體系——本身是價值中立的。企業的經營者可以做出有意識的決定，考慮其對股東和整個社會的影響；或者他們做決定時完全不考慮對其他社區成員的影響。許多人之所以對“商業”失望，是因為他們誤解了“商業”，把一些人的自私和短視行為等同於商業本身。事實上，做決定的是人，而不是“商業”。商業只不過是人們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協作的一種方式。人們有時沒意識到自己的決定如何影響別人，或者根本不在意他們的行為後果。我們常常祇想到狹義的個人利益，而沒有從符合現實的整體視角去思考。實際上，我們都在同一段旅程中，沒有人能夠在別人尚未準備好之前就獨自“回家”（即回歸上帝——我們的終極歸宿），祇有當每個人都準備好並能夠回家時，我們才得以回家。

記者：您建議印度企業應該避免怎樣的商業實踐？

大衛：在西方，太多的企業，在忽視長期獲益的情況下，主要關注季度的財務結果並盡快增加股東價值。雇員被視為要降低的成本——以達到季度的利潤目的——而非可增值的資產。在太多情況下，因為這種短視而使環境受害。研發投入因削減成本而減少，從而抑制了創造力和技術進步。

當然，西方也有許多公司採取長期戰略。他們將巨額資金用於雇員成長與培訓，並關注雇員的滿意度和成就感。然而，在西方企業中，我認為很重要的謙卑教育幾乎得不到討論，更甯說強調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當事情順利時，經營者會表現出一種錯位的傲慢感，

覺得成果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功勞。但有精神意識的人知道，每種情況都是許多無形力量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許多都不是我們自身所為。其可能基於業力、宗教大師努力的結果、天使或精神導師。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宇宙的能力持續地運行在任何創造性過程中。關鍵是要理解在任何（包括工地）的創造性過程中，個性水平的自我與更高層次的宇宙力量之間的一種適當的平衡。

記者：是什麼造就了一位優秀的領袖？

大衛：一般認為，一位優秀的領袖表現出的品格包括誠信、勇氣、靈活、願景和激情。但常被忽略的兩大品格是自知和慷慨，而慷慨往往源於謙卑和同情。

自知使人能夠認識自己，尤其是自己的缺點和弱點，從而開始克服那些可能使領導責任受損的習慣。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陰暗面，我們就無法改變它們，而它們就會繼續妨礙我們在世上的果效以及精神成長。我們的自我寧願忽視任何非諂媚個性。承認脆弱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擔心別人會輕視我們。真相剛好相反，別人很難與那些自我標榜“完美”的人相處。即便竭盡全力，我們誰也不會完美。承認我們的不足其實是非常輕鬆而有益的：當我們暴露曾經隱藏的缺點時，別人更喜歡與我們接觸，我們也會感覺自己更好。

對下屬慷慨對於建立他們的自尊和成就感是必不可少的。慷慨使整個機構更強大更有效。對自己的時間和資源慷慨的領袖會得到同事的完全委身。他們的同事願意加倍努力以獲得技能和自信來做出艱難的決定，並承擔組織成長和繁榮需要擔當的風險。宇宙會以多種方式回報那些無私服務者。

【大衛·施沃倫（David A. Schwerin）博士，美國著名企業家，美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領袖，著名心路治療專家。本文系施沃倫博士在印度巡回訪問時接受《印度時報》採訪的內容。在此期間，他還在班加羅爾的一場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管理中的精神挑戰》的演講。譯者吳祖洪，北美獨立學者】

流光——再憶柯布院士

梅 君

你走的那日，風止了聲，
烏雲未落，落日無燈。
從此以後的許多黃昏，
天地無聲，草木含疼。

山河沉寂如你未竟的句，
挂在時間的裂縫中輕輕搖曳，
仿佛等待一場遙遠的雨，
將你未完的思想潤澤人間的夜。

此世的告別，早已完成，
焚香、誦經、泪與經聲。
但思念從不聽從鐘聲，
它在骨血深處緩慢生恒。

你說，死亡不是盡頭，
而是生成的一種延伸，
意識如流，靈魂如光，
在萬象深處重組發生。

你祇是先一步，進入那流動的永恒，
如恒星墜入暗能，燃盡後仍普照衆生。
而懷特海的回響在我們耳中低語，
說：存在不過是不斷的生成。

我們站在你思想的門前，
拾起你撒落的詞與綫，
風、草、泥痕、葉片，
皆藏着你對宇宙的溫柔試探。

在你曾走過的足迹上重尋，
荒野中的寂靜比語言更真，
你的生態願景仍深深浮沉，
在每一片落葉中重新誕生。

來時不同的旅途，
天人之間是否還有相傳之處？
你可在光年外聆聽我們訴苦，
可思想的火，是否仍在你心中微醺？

這世界已不再呼喚你的名，
却在每一次崩塌中想起你的聲音。
你未竟的大地夢，仍在風中低語：
“若星球沉默，誰為它言說？誰為它擔承？”

如今你在我們所不能至之處，
而我們在你未竟之事的歸途中。
你種下的問題已化作回響，
逼我們在沉默中作答，在黑暗中辨光。

你曾說：“我期待一場新的冒險。”
那是哲人對虛無最溫柔的反問，
你雖離肉身，却未離真言，
那山仍在，你的脚印引我們向前。

于是我們不再哭泣，不再乞問歸期，
而是靜靜翻讀你留下的每一頁哲思。
你已不在，但你從未遠離，
你在風中，在水中，在尚未完成的夢裏。

終有一日，我們會再次相逢，
不在塵世，不在夢中，
而在那生成不息的光之河流，
你回望而笑，我們終於——
聽懂了你未說完的內容。

（寫于 2025 年 7 月 19 日南加州）

“地形情結”：借山依水的交匯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實踐

李 玲

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織的當代建築語境中，中國建築師王澍以其獨特的設計理念與實踐，重新詮釋了建築與自然的關係，展現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深刻實踐。王澍的作品不僅體現了對傳統建築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更通過對地形的巧妙利用，將建築與景觀融為一體，創造出一種新的建築美學範式。這種美學範式不僅回應了現代建築與自然割裂的問題，也為中國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提供了設計上的解決方案。通過“借山依水”的設計手法，王澍將地形情結轉化為建築創作的源泉，並以此推動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本土化實踐。

從王澍很多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在建築設計上所追求的目標，是消解建築與景觀的界限，或者說建築景觀化。建築和景觀之間不再有明顯的區別，即建築是景觀的一部分，景觀是建築的大目標，他認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應追尋的建築美學真諦。

我國地大物博，地形復雜，丘陵、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與高原各不相同，尤其是我國南方地區河流密布丘陵繁多，這種地理條件的多樣化利弊共存：一方面給建築設計增添了無法一致性的麻煩，另一方面也鼓勵設計師們不斷創新，採取不同風格的設計形式，給使用者成就了別具特色的感官享受。借山形，依水勢，這種因勢象形的多樣化設計手法成為建築創作的重要前提。

在非平原地區進行建築建造，陡坡、臺地、窪地等地勢不可避免，各種各樣看似不利的空間因素，一般的設計師自然會感到頭疼和棘手。然而王澍却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提出了“觀想”的設計理念，即經由想象來進行“視看”。視看不僅存在於畫面之中，同時也存在於畫面之外。把單畫面嵌進多重畫面之中。王澍採用“觀想”概念來區別建築師的想法、思考、設計方

法這類語匯，不止是現場看到的，還要加上建築設計師由此想到的，大大拓展了想象的延伸，使建築師的經驗和想象疊加，開拓視野的同時又加上了想象的翅膀。

這樣，這種源自古典山水畫的“觀想”概念，經過王澍的長期實踐，逐漸成為城市規劃或者建築學中大範圍、大尺度的地域建造時最為重要的超出常規感知範圍的建築設計理念。把以往被劃為不宜或不利建造建築的場地而刻意避開的地形地貌點石成金，變劣勢為優勢，化缺陷為神奇，充分利用各種地形地勢地貌，因地制宜，創造出與眾不同的優秀建築空間，巧妙地創造出宜居的生活環境。

例如，在王澍團隊設計的象山校園二期工程中，建築與自然的關係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與深化。通過巧妙的設計手法，建築與景觀之間的界限被徹底消解：建築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建築融為一體，象山仿佛成為建築的一部分，而建築也似乎化作了象山的延伸。這種渾然天成的設計效果令人嘆為觀止，展現了建築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至高境界。

在這一設計中，王澍的靈感主要來源於兩個重要的文化意象：一是杭州靈隱佛寺千佛岩的“山房”，其依山而建的布局與自然山體形成了獨特的對話關係；二是南方水鄉微波起伏的“水房”意象，體現了水體與建築的靈動交融。通過對這些傳統意象的現代詮釋，王澍將山水的自然形態轉化為建築語言，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山水建築範式。這種設計不僅延續了中國傳統山水文化的精髓，更以現代建築的形式重新定義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為當代建築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此外還有廣東東莞理工學院校園的建築設計也堪稱經典。這座掩藏在山邊湖畔、微風細柳中的建築由三部分構成——山、湖、水，三者中間由廊橋為介，層層相連，環環相扣。每一部分體塊都是依傍坡度較

緩的丘陵，且丘陵頂部是一座小屋，靜靜臥立在那裏，一片圍牆環繞，樹木掩映，看似擋住了山下景色，然穿過小小門洞，豁然開朗，廊橋通達，小路環山，在遠方延伸處與主路匯合。與之相對的就是另一側位于湖畔的體塊，悠悠一層地坪一路延伸至湖中的音樂舞蹈室。因借自然丘陵山勢地形，三條道路三層不同高差，豐富了空間層次，最終把地形的不利因素轉化為建築的優勢特點。

以上兩例尤其是象山，如王澍所言，在設計之初，象山已經矗立在那兒，但在未經“觀想”之前，環境錯綜雜亂，難以成為整個校園的理想建造基礎。唯有通過基于現實的設計實踐，將這座山作為核心關照對象，因勢象形，使建築與地勢相融，時間與空間交匯，才能創造出一種超越時空、突破地形地理限制的深遠意境與詩意體驗。這種設計理念不僅是對傳統山水文化的

現代詮釋，也是對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的深刻實踐。

王澍的“借山依水”的設計實踐，不僅為中國當代建築提供了新的美學範式，也為全球建築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建築與自然的關係、如何將地域文化融入現代設計，成為全球建築師共同面臨的挑戰。王澍通過其獨特的“觀想”理念與地形情結，成功地將中國傳統山水文化轉化為現代建築語言，為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實踐提供了典範。他的作品不僅是對地形與自然的尊重，更是對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深刻思考。這種設計哲學不僅為中國建築的本土化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全球建築界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展現了建築與自然、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之間的無限可能。

（作者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鮑凱莉

我一直對宗教、心理和藝術充滿探索的熱情，這些領域讓我對世界有了豐富的感受。然而，今年兩位朋友的質疑讓我陷入思考：一位自稱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另一位是自由主義者，他們都認為科學是可證偽的，而我熱愛的這些領域更像是“玄學”。盡管這些探索帶給我深刻的愉悅，我却難以用他們認可的“正式”方式傳達出這種無法被證偽的體驗是如何讓我感受到生命的愉悅。這讓我感到遺憾——人類如此多樣的精神活動，為何沒有一個哲學體系能真正包容它們，並將其提煉為更普適的智慧？直到我今夏來到金華，參加浙江師範大學舉辦的第18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接觸過程哲學，才發現懷特海為首的過程哲學家們對此有一個新的解答。

1. 過程哲學的核心：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過程哲學最打動我的一句話是：“To live, to live well,

to live better.”它不追求靜態的真理，而是關注如何讓生命在動態的宇宙中不斷向上生長，活出一個豐富多彩的人生。那麼，如何實現這一點？過程哲學的兩個根本性質給了我方向：關係性和相關性。

關係性意味着存在由關係構成。事物的存在和性質并非固定，而是由它與世界的關係塑造。一個事物的存在和性質取決于它與世界以及其中所有事物的關係。所以關係決定本質，而不是本質決定關係。比如，師生關係并非先有“老師”和“學生”的本質，而是通過“傳道授業”與“聞道研幾”的互動才得以成立。因此，“我”的存在是由我與他人的關係構建的。這直接批判了現代流行的“世界是游樂場，他人是NPC”的冷漠觀點——過程哲學告訴我們，每一個能與自己產生聯結的他者，都應被尊重其主體性，而非被物化為客體。

相關性即宇宙的協同性。沒有任何存在是孤立的。

懷特海提出，所有現實與非現實的存在都潛在地與“合生”（concrecence）相關聯。每一種現實存在都存在于其他所有存在之中，這就是世界的協同性的內在根源。合生中每一種要素都不是憑空產生，並非真正無中生有，而是其他潛能的轉化，任何事件的生成都事出有因。這意味着，“我”是宇宙合生的一個節點，而“活得更好”（to live better）不僅關乎尊重自己的價值、積極地自我實現，更意味着對他人和宇宙進化負起責任——讓自己成為宇宙中一個“健康的細胞”，為整體注入向上的力量。

2. 重新理解身心：身體比思維更智慧

過程哲學徹底顛覆了我對身心二元論的認知。懷特海指出，每次體驗都是心理極（mental）與物理極（physical）的協同：物理體驗（physical experience）是“事實的材料”（the matter of fact），即身體對環境的直接感知；心理體驗（mental experience）則是“抽象的評價”（abstract evaluation），即思維對經驗的提煉。

在一次與舞者的對話中，他提到：“當快速用頭腦反應時，我祇是在重複舊模式；而當我讓身體慢慢感知當下，動作反而能表達超出理性理解的真實。語言的表述滯後于身體的反應，有時候甚至會在一個月後才能找到合適的表達。”舞者的描述印證了尤金·簡德林的哲學基礎：過程模型，挑戰傳統身心二元論。他主張身體隱含的複雜性，即身體感受包含比思維更豐富的未成形信息；交互性，意義和改變產生于身體與環境的持續互動中，而非預先固定的結構；體驗性步驟，真正的改變需通過身體感受的逐步展開實現。過程哲學由此揭示：用感受去“攝入”（prehend）世界，才能生成新的自我。這讓我明白，走向更豐盛的生命，需

要擁抱身體的直覺，而不僅依賴理性的規劃。

3. 穩定是緩慢的衰退，進化才是生命的本質

最後，懷特海在《理性的功能》中的一句話擊中了我：“What looks like stability is a relatively slow process of atrophied decay. The stable universe is slipping away from under us. Our aim is upwards.”（“看似穩定的事物，實則是緩慢的衰退。穩定的宇宙正從我們腳下流逝。我們的目標是向上攀登。”）

過程哲學拒絕靜態的“穩定”，因為宇宙的本質是創造性的進化。選擇“向上”，意味着主動參與宇宙的合生，成為推動新穎性（novelty）的力量。這不是一種道德說教，而是對生命本真的回歸——唯有在不斷聯結、不斷感受、不斷創造中，我們才能真正“活得更好”。

結語

過程哲學教會我的，不僅是理論，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尊重關係的織網，拒絕將他人工具化；信任身體的智慧，而非囚禁于理性的舊模式；選擇進化的道路，因為“穩定”不過是衰退的偽裝。

這或許正是對“玄學”質疑的最好回應——科學追求可證偽的真理，而哲學追問如何有意義地存在。在過程哲學的視野中，宗教的超越性、藝術的表達、心理的療愈，與科學的理性並非對立，而是宇宙合生的不同面向。真正的哲學，終將指向生命的豐盛。

【作者鮑凱莉，凱莉工作室主理人。本文系作者參加第18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有感之作】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周桂鈿

安樂哲

樂黛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實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

地址：P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www.postmodernchina.org